

DOI: 10.13288/j.11-2166/r.2016.13.002

基于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探究当代脾藏象理论框架的演变

李永乐, 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框架是科学理论体系传承、发展的核心内容, 统编规划教材是当代中医药学术界理论共识的集合体, 不同版本中医学教材的更替反映了当代中医理论体系动态历史演变过程。藏象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 在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有着集中阐述。收集第一至第九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关于脾藏象理论的核心内容, 纵向整理不同时期脾藏象理论框架及具体内容的差异、变迁, 并阐述社会思想文化氛围、西医学知识成果的融入等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 以分析当代中医脾藏象理论框架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 脾藏象; 中医基础理论; 教材

“框架”是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 是一种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有机构成形式^[1], 也是科学理论体系传承、发展的核心内容。对中医学来说, 其原创思维和框架内容均源自《黄帝内经》, 之后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限到系统、从不完善到完善, 呈现出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近现代中医药系列教材是当今中医理论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教材种类与版本不断更替,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医理论体系内涵的变迁。藏象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 在中医基础理论几版教材中均列有专篇进行了阐述。本文通过收集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统编教材到当代中医药类(或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的第一至第九版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脾藏象理论的论述, 纵向梳理其内容结构变迁, 以分析当代中医脾藏象理论框架演进过程及可能影响因素。

1 各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脾藏象理论分析

1.1 第一、二版《内经讲义》中的脾藏象理论

最早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出现于 1960 年, 由北京中医学院主编, 主要用现代语言尽可能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黄帝内经》中的基础医学知识, 故称作《内经讲义》。其中单列“脏象”一篇, 在“脏腑”一章中又分为“五脏”“六腑”“奇恒之腑”“脏腑间的相互关系”“脏腑与身体五官诸窍”五节, 构建了当代藏象理论框架的早期模式。对于

脾藏象理论, 在“五脏”这一节下直接阐述了“脾主运化”“脾主肌肉, 其荣在唇”“脾主四肢”“脾统血”的相关内容, 但并未提及生理功能、与形窍志液时关系等相关范畴; 在“脏腑间的相互关系”又分列“五脏之间关系”“六腑之间关系”“脏腑相合”, 均从整体角度阐述了相关内容。“脏腑与身体五官诸窍”则涉及了“脏腑与体表形态”和“脏腑与五官九窍”两个方面, “脏腑与体表形态”从整体角度指出“每一脏每一腑都与躯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2]84}, 其中“脾合胃, 胃者肉其应”^{[2]84}, “脏腑与五官九窍”指出了脾与口、舌、前阴的关系, 但并未提及脾与奇恒之腑的联系。第二版《内经讲义》于 1964 年出版, 主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体例结构与第一版基本一致, 将“脏腑间的相互关系”下的“脏腑相合”修订为“五脏六腑之间关系”, 其他部分仅在具体内容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其中“脾主运化”在第二版教材中明确提出具有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两个方面。

1.2 第三、四版《中医学基础》中的脾藏象理论

第三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医学基础》于 1974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中第二章“脏腑”中“脏与腑”一节对脾藏象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在此版教材中, 取消了原第一、二版中的“脏腑与身体五官诸窍”这一条目, 并将第一、二版教材中的“脾主四肢”“脾主肌肉, 其荣在唇”调整为“主肌肉、四肢”和“开窍于口, 其华在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2001)

* 通讯作者: zsq2098@126.com, (010) 64287520

唇”；“脏腑之间的关系”条目下将第二版教材中的“五脏之间关系”调整为“脏与脏”，并从生理功能配合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心与脾”“肺与脾”“肝与脾”“肾与脾”的关系。“五脏六腑之间关系”调整为“脏与腑”，从运纳相济、燥湿相济、气机升降协调、经脉表里络属的角度详细论述了脾胃二者的关系。较之前两版教材，第三版教材中的脾藏象理论结构开始细化，表述内容更加具体。第四版教材《中医学基础》延续了第三版教材的基本框架，但在内涵表述上更加具体，为后期结构进一步细化奠定了基础。其中重点将第三版“脾主运化”调整为“主运化，升清”，并增加了“脾气的功能特点是以上升为主”^[4]的内容。

1.3 第五、六版《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脾藏象理论

第五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正式更名为《中医基础理论》，由印会河主编，1984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版教材将相关章节名称改为“藏象”，分为“五脏”“六腑”“奇恒之腑”“脏腑间关系”四个小节。对于脾藏象结构方面，将第三版教材中的“主运化，升清”拆分为“主运化”“主升清”两部分，增加“在志为思”“在液为涎”两个条目并给出定义；新增“生理功能”“在志、在液、在体和在窍”两个条目，将“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放置到“生理功能”条目下，将“在志为思”“在液为涎”“在体合肌肉、主四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放置到“在志、在液、在体和在窍”条目下。“奇恒之腑”条目下则列出脾与女子胞相关内容。第六版《中医基础理论》由吴敦序主编，1995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版教材对章节结构进行了调整，单列“形体和官窍”一章内容。在体例结构方面，在脾的生理功能“主运化”方面回归第三版《中医学基础》的结构又重新分出“运化水谷”“运化水液”两个条目；将前几版教材中的“主肌肉、四肢”“在体合肌肉、主四肢”调整为“主四肢”“主肌肉”两个条目；将前几版教材中的“开窍于口，其华在唇”缩减为“开窍于口”；在“形体官窍”这一章又分为“形体”和“官窍”两节，从生理功能及经络络属角度阐述了脾与形体之“肉”、官窍之“口齿舌”“咽喉”“前阴”的生理、病理联系。

1.4 第七、八、九版《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脾藏象理论

第七、八、九版《中医基础理论》均由孙广

仁担任主编，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这三版教材中的藏象理论的层次结构基本保持一致，其中第七版教材取消第六版教材中的“形体官窍”这一章节，增加了脾的“生理特性”，包括“脾气主升”和“喜燥恶湿”两个条目，在“脾气主升”条目下又细分出“升清”和“升举内脏”，并将上版教材中“脾主升清”内容合并到“脾气主升”的生理特性下；在“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中，将第六版教材的“主四肢”“主肌肉”两条重新合并为“在体合肉，主四肢”，增加“其华在唇”“与四时或长夏之气相通应”两个条目；将“五脏与奇恒之腑”的关系放置于“脏腑之间关系”条目下，增加了脾与脑、脉的关系；在“脏与脏”关系方面，分别在“心与脾”下细化出“血液生成”“血液运行”，“肺与脾”下细化出“气的生成”“津液代谢”，“肝与脾”下细化出“饮食物消化”“血液运行”，“肾与脾”下细化出“先后天相互资生”“水液代谢”等下级条目；在“脏与腑”关系方面，细化出“水谷纳运相得”“气机升降相应”“阴阳燥湿相济”下级条目。第八、九版教材由于主编人员稳定，内容整体层次结构均与第七版保持一致，仅是将第七版教材中的“在窍为口”“其华在唇”合并为一条，第九版教材将第七、八版教材中脾与胃关系下的“水谷纳运相得”调整为“水谷纳运协调”，实质内容未进行修改。

2 当代中医脾藏象理论框架演变情况

对第一版到第九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脾藏象理论及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比较，可以看到其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人之形体诸窍内容。因脾与口、肉之间的关系在脾与形窍志液时关系中有相关论述，仅第一、二、六版教材单独罗列，为避免重复其他几版教材对其内容进行调整后未再单独列出。二是脾脏与奇恒之腑关系的增加。奇恒之腑是中医藏象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最早的第五、六版教材中仅阐述脾与女子胞的关系，第七版教材开始逐渐增加脾与脑、脉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尤其重视脾脏在各奇恒之腑功能发挥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是“生理功能”“生理特性”及“与形窍志液时”范畴的提出。从框架结构的角度看，第一版到第四版教材中脾藏象理论的层次结构较为简单、笼统，从第五版教材开始向上归纳提炼出了“生理功能”“在志、在液、在体和在窍”，第七版教材更加细分出五脏之生理

特性这一范畴,并完善其相关内容,整体上使脾藏象理论的框架结构层次更加清晰。四是脾藏象理论框架结构的向下细化。在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的演变过程中,不仅有向上提炼更高层次的范畴,更有对于基础概念条目所包含内容的向下细化,从第三版教材即开始在脾的“生理功能”“脏与脏”脏与腑”下进一步分化,第七版教材开始更加在“脏与脏”“脏与腑”的关系分出三级概念条目,使框架整体更加细致、结构明晰。

3 当代中医脾藏象理论框架演变的可能影响因素分析

各版教材的前言或编写说明是对于当时编写原因、历史条件及编写体例的真实记录,因此,本文从这一角度分析当代脾藏象理论框架变迁的可能影响因素。

3.1 社会思想文化氛围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中医教育事业,我国政府采取了师承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条途径同时开展的办学模式,50 年代初多数省市即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1956 年随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中医学院的成立,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第一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内经讲义》中所提到“科学文化事业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医学教育方面,也正在开展着轰轰烈烈的教学改革运动”^[1]。为适应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编写适合的教材成为必然需求,我国第一部国家统编教材也应运而生。第三版教材编写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当时“左”倾社会思潮打着破“四旧”的旗帜,破坏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使优秀的、精华的文化受到灾难性打击^[4]。基于当时整体社会文化思想氛围,第三版教材在编写说明中指出,该版“为适应中医学院教育革命发展的需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5]进行编写,这可能是导致第三版教材进行书名修改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于脾藏象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使阴阳属性、五行属性、解剖位置等相关内容在三版、四版教材的“脏腑”一章中阐述较少。1982 年,卫生部在《印发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的通知》[卫中字 6 号文件(82)]中指出,中医教材内容还不够完善、重复或遗漏较多、基础课程与临床课程的界限不清,这促使了

《中医基础学》分化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对藏象的理论框架也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其中首次提到了脾与奇恒之腑的关系,提出了“生理功能”“在志、在液、在体和在窍”两大重要范畴。此后几版教材均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化、完善。

3.2 融合西医学知识成果的影响

在脾藏象理论框架演变过程中,生理功能、生理特性概念的提出是其框架结构层次完善的重要环节,使整体框架结构更加系统化、层次化,其中从第五版教材开始出现“生理功能”范畴,第七版教材开始出现“生理特性”范畴。近代陆渊雷在民国教材《解剖生理学》基础上编写的《生理补证》中明确指出“国医本无解剖、生理等名目”^[6],因此“生理”并不是中医学古籍中的名词。通过查阅《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可以发现,最早用“生理”这一名词作书名的著作是 1907 年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新编生理学问答》,同年在相关院校中应用此类名词的著作是清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编写的《生理学课本》。《生理补证》中还记载“欧西传来之解剖、生理,以及他种医学相关之科学,皆出于精密观察、巧妙之实验。虽未必毫无错误,要亦什八九已真确。吾人取而研究之,以讨索古方所以得效之。故可以得真理,可以求进步”^[7],指出早期将西医学“生理”引入中医学的可能目的。第一版《内经讲义》中亦指出“试用这套教材必须随时补充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成果和教研实践中的新体现”^[8],说明已经开始将西医学的研究成果融入到新教材中。第二版《内经讲义》中提到,“参加会议的除了主编单位,……以及系统学习过中医的高级西医——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黄星垣、兰州医学院许自诚、武汉医学院张大剑、长春中医学院谭家兴等参加”^[9],直接说明有西医学中医人员参与到教材编写中。第三版教材中更是明确提出,“在保持祖国医学理论的系统性和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完整性的同时,介绍一定的现代医学基本知识和技能,并注意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成果,力求为三大革命服务、切合中医学院培养目标的需要”^[10]。因此,统编教材早期即开始注重将西医学的知识融入中医学,而“生理功能”“生理特性”概念范畴的提出即其发展的必然。同时对于具体内容的论述也更加重视以生理功能为主,尤其体现在框架中的脾与其他脏腑的关系,重视生理功能上的互相配合,其下一层次的概念的提出均可

能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而正是由于重视以生理功能论述各脏腑内容, 可能使五脏与身体之五官诸窍的内容在框架结构上发生了改变, 由与脾脏同一层次降到其下。

4 小结

框架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通过分析理论框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并横向分析演变的具体原因, 有助于全面总结其演变的内在规律, 可为未来的归真、集成、纳新奠定基础, 能够更好实现继承、创新的最终目标。本文通过分析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统编教材的演变, 整理、比较不同时期教材中脾藏象理论体系框架的差异、变迁, 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期望能够探索中医脾藏象理论未来集成、纳新的方向, 为不断吸取藏象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指导中医临床实践而发挥作用。

Modern Theory Framework Development of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of Spleen Based on Textbooks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LI Yongle, ZHAI Shuangq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Framework is the core content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Unified planning textbooks are the theoretical consensus aggregates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academic circles. Different vers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reflect the dynamic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as the core categ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etical system, is explained intensively in the textbooks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ore content about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of spleen was collected in the textbooks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first version to the ninth version.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of spleen and concrete contents of different ages were arranged vertically. The impact of factors including soci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etc. on it was expounded. The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odern framework of Chinese medicin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of spleen was analyzed.

Keywords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参考文献

- [1] 陈曦, 张宇鹏, 于智敏, 等. 关于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研究的若干思考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3, 19(1): 3-5.
- [2] 北京中医学院. 内经讲义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0.
- [3] 北京中医学院. 中医学基础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8: 19.
- [4] 翁有为. 试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C] //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 重庆: 中国现代史学会, 1997: 488-500.
- [5] 北京中医学院. 中医学基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6] 陆渊雷. 生理补证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8.
- [7] 北京中医学院. 内经讲义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4: 1.

(收稿日期: 2016-03-01; 修回日期: 2016-03-31)

编辑: 崔京艳